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于世弟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四

卿大夫之孝

法服

易繫辭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臣按此法服之所始也始於黄帝備於堯舜法乾坤以定尊卑以各有等次為重故鄭法服註云不敢僭上偪下

書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國傳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釆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臣按此即易所謂垂衣裳取諸乾坤者也故命曰天命五服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

也華蟲六也盡於衣法天陽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繡於裳法地陰云五服五章者自日月以下十二章為天子之服自山而下九章為公侯之服自華蟲而下七章為伯之服自藻而下五章為子男之服自粉米以下三章為卿大夫之服至周制則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天子冕服惟九章象陽之極數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謂龍為袞宗彝為毳故袞冕之衣

五章裳四章鷩冕之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之衣三章裳二章絺之衣一章裳二章所謂衣裳數象竒偶者也制雖少變而致謹於尊卑等差者則同上得兼下故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火藻下不得僭上故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大較上必其有德者而後命下必其德宜也而後受命先王之法服非徒以其位宜云爾故德自三而盡於九服章亦自三以訖於九約畧相準也

詩召南羔羊篇名其一章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織絲為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臣按此大夫燕居之服也南國大夫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故詩人即其服以美之若鄭風之羔裘思古也晉風之羔裘刺時也德不及召南之大夫遠矣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

邶風柏舟篇名其三章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也不可選也

臣按左氏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故慎威儀斯所以稱其服也中鑑曰衣裳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柏舟之詩仁人以自明其德而狀其威儀棣棣然之富至於不可數斯誠德盛之容也

曹風候人篇名其一章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毛萇傳曰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孔穎達正義曰芾服祭祀所用也形制同于韠但尊祭服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也韍之言蔽也縕赤黄之閒色珩珮玉之珩黑謂之黝青謂之葱

臣按芾韠異稱則芾爲祭服芾韍通稱則赤芾通爲卿大夫之命服先王之法服其取義也遠而辨分也嚴輕予之而輒膺之者皆非也曹國之乘軒三百何以異於後世續貂之誚乎後晉文入曹責

其獻狀然則人臣無功狀可稽而于于焉濫承珩紱之寵要皆為非法之服也

小雅都人士篇名

小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孔頴達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

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

其一章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依古注行讀去聲

鄭康成箋曰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黄黄然取温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

效之又疾今不然

臣按先王衣服之制凡短長高下方圓平直之間莫不纖悉備具使人人被體而固其肌膚筋骸一其耳目心志以為存風俗而定人心莫近於此也讀都人士之詩可見當時長民者秉公勅法衣裳襘結之間皆可觀而傚如尹姞諸大家女子亦莊莊乎有士君子之行焉則其風俗之齊一於下可知也後世士大夫往往以奢淫倡如所謂一狐裘

三十年者邈不可得而厭故喜新不衷程度杼軸則怵他人之我先體製則哂往者之猶拙貳而不常莫此之甚小民安所法乎宜乎民德之不壹而民俗之不歸於厚也

禮記曲禮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臣按周禮九儀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受

位即受車馬卿大夫士之子於父在之時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故以不受為孝也然則人臣僭車服之榮益當克念厥孝迨其存不敢與之竝也既其没不敢遺之辱也庶幾乎其能承君之賜者矣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陳澔集説曰命數止於九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袞冕故云一命袞若為三公而有加袞者是出於特恩之賜非

例當然

臣按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此云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鷩冕者按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則三公非出封者祇八命也八命六命四命其數皆偶為陰爵出封皆為陽爵以在王下為臣不可為陽爵也故云有加衮者

則是特恩之賜而非例當然也然上公之衮雖其章數同於王而其旒數止於九且有降龍無升龍則亦自有等殺而豈有上偪之嫌哉

玉藻衣正色裳閒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孔頴達正義皇氏云正謂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閒色也緑紅碧紫騮黄是也青是東方正緑是東方閒東方木木色青木尅土土黄並以所

尅為間故緑色青黄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赤尅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白尅木木青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為水水黑尅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黄是中央正騮黄是中央間中央為土土尅水水黑故騮黄色黄黑也

臣按正色之有間蓋五色相間而成文然皆取為正所尅有尊卑之義緑衣黄裳詩人所以刺也不

入公門皆主於敬經云夫禮者敬而已矣

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

鄭康成注曰君子大夫士綃綺屬染之以元與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鄭康成注曰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麛裘

狐裘黃衣以裼之

鄭康成注曰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孔子曰黃衣

狐裘

臣按錦衣狐白裘天子諸侯得同服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惟士不衣狐白耳是狐白亦不獨君服也狐青裘爲元衣之裘皇氏云元衣謂元端也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是狐青亦不獨大夫士服也素衣麛裘君以視朔緇衣羔

裘君以視朝卿大夫皆然惟狐裘黄衣則不用諸侯之錦衣耳先王之制豈為是無別哉良以當時崇尚簡樸初不羅鳥獸之毳毨以示奇異故天子祭天則用大裘不過黑羔以教質也誓省則用良裘不過羔與狐白雜為黼也季秋則頒賜羣臣功裘不過此狐青麛裘之屬且君亦共之以示御此人功微麤之裘為天下先也作而不法後世何觀裘尤服之美者先王謹之以為奢儉之際也故服

服曰法服言可為世世法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

鄭康成注曰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

弔則襲不盡飾也

鄭康成注曰喪非所以見美

君在則裼盡飾也

孔頴達正義曰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

孔頴達正義曰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掩襲裼衣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

是故尸襲

鄭康成注曰尸尊

執玉龜襲

陳澔集説曰執玉之禮有裼時有襲時執龜為享禮庭實則裼以卜則襲此特主襲而言耳非謂執玉龜無裼之禮也

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孔穎達正義曰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襲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裼也

臣按敬一也有以裼衣為敬者有以襲衣為敬者裼主文襲主質曲禮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亦欲其文質相稱也正義曰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敬故臣於君所則裼斯舉其要矣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音皮緣也終辟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

陳澔集說曰而下缺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

陳澔集說曰大夫之素帶則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

士練帶率下辟繒也率音律謂緶緝也

陳澔集說曰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綆緝其兩邊故謂之䌊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

居士道藝處士錦帶弟子縞帶

孔頴達正義曰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為帶尚質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孔頴達正義曰并並也謂天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

之物並用組為之

方慤曰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於帶者組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腰而下為稱也士如此亦舉卑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腰而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即組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緑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陳澔集説曰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爲辟緣也朱緑者上以朱下以緑元華者外以元内以華華黄色也士帶之辟則内外皆緇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士練帶唯廣二寸而再繞腰一迎則亦是四寸矣

凡帶有率無箴功

孔頴達正義曰有率謂但縿緶之而已無别裨飾之

韍功故云無韍功

臣按此皆言帶之制古者衣有襘帶有結視不得過結襘之間而下於帶則近於憂故帶亦所以道容貌也先王為之定其等寓其義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下辟其飾或朱緑或元華陳祥道以為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垂辟下辟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緑者少陽之雜元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

而無乎下故朱裏而禆以朱緑大夫體陰而有文

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者是也無

箴功集說謂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此則近

於淫巧不如疏說謂無别禆飾之箴功爲近古陳

祥道亦云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

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

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孔頴達正義曰韠象裳色天子諸侯元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此言元端服之韠若皮弁服則皆素韠也圜殺直三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韠直謂四角無圜無殺也下為前上為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圜其上角變於君也正即直與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頸之廣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兩角也肩與革帶皆廣二寸

臣按此言韠之制殊諸侯大夫於天子明嫌也同士於君非偪也禮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者此也下廣三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陰陽禮有放而文也者此也其制之謹嚴如此宜乎德稱者則有斯皇之歌而否則有曹風三百之刺也

深衣篇名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

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孔穎達正義曰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楊氏曰所謂續衽者指在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合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邊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

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陳祥道曰十二月者天數也袂圜以應規而圜者天之體曲袷如矩以應方而方者地之象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而直與平者人之道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

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臣按深衣在虞為燕服有虞氏深衣而養老是也在周為夕與喪服諸侯夕深衣祭牢肉適服焉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是也庶人吉服亦惟深衣蓋燕私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善衣之次而制度之詳至於參三才而施五法使人雖當燕居之時不啻如臨在廟在朝而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矣先王

衣服之制纖細周容皆有裨於身心故君子以不知其名為罔而大學之教亦必有雜服之學也

臣又按朱熹論深衣制度云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見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為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因審定古深衣之制其詳具家禮及宋史志中

儒行篇名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

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臣按衣服之制貴賤有等不可易也儒者豈得有異服哉末世上下僭亂無别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衆遂謂之儒服而不知君子亦惟其宜與稱而已焉居魯衣魯居宋冠宋冠當㦲㦲焉于于焉以自别異爲哉魯論君子不以紺緅飾一章詳記夫子之服合考之與周禮皆合而特當僭亂無章之時夫子一一考衷復識古法亦其學也博之一徵

歟

左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僖公二十四年

臣按候人之詩以赤芾本為法服但非彼其之子所宜稱故刺之如子臧之聚鷸冠豈特不稱哉亦蹈於異服之誅矣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墍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哀公五年

臣按服為衷之旗駟秦以大夫而陳命卿之車服至無等也大不敬也夫以約失之者鮮不守其位則不約不約亡無日矣

宋淳熙中朱熹定祭祀冠婚之服時頒行之

臣按歷代法服具詳各志大都斟酌損益垂為一代盡善適中之制君相之事也遵一王之法不敢生今而反古臣子之分也自漢以後收拾先王之遺文於殘闕之餘其服章名數固未能一一皆合古制而士大夫亦往往投棄規矩不能稟遵如儒生為短衣之制侍中效鵔鸃之冠岑牟單絞自辱斯極斜簪散幘風流已甚衷諸古則不經徵諸時則非法至於骸骨而巾黄冠之乞髡緇而為道林

之侶則惑世驚愚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又况侈心一開僭端愈熾上無弋綈之素下無羔羊之節而徒欲崇節儉謹制度不清其源而制其流豈可得哉上下千餘年間禮制日變禮意愈失自宋司馬光朱熹諸大儒益講明古者衣服之制度而南渡後祭祀冠婚之服得熹論定而古禮復明云

朱熹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羮食

行列有定位乜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臣按魯論一書於聖人之一言一動無不熟審而詳記之而先儒以為非真知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蓋親炙聖人之光華而日與周旋上下故能言之親切有味而學之亦跬步而勿敢失也蓋夫子

嘗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子曰予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乃尚左一左一右之頃惟聖人之師二三子之嗜學如此而至於聖人既沒又欲得有若之似者而師之而曾子以為不可則雖其所見於聖人者有深淺之不同而其一言一動必欲起聖人以為依歸若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之不可須臾離者意豈有異也自聖人既沒千有餘年所為親炙之者其人既已在千載之上猶

幸而有其書之所記可以窺尋聖人之聲光傾其書若存若亡能尊之者蓋鮮而行之者尤已鮮矣有宋諸大儒身體力行心存目想一言一動必師聖人千載之上語其難則百倍於弟子之得親炙之者語其所至則與曾子蓋未知孰先孰後而餘固未足以云也夫聖人諸賢惟顔子好學然不幸短命而隨事精察篤實踐履者惟曾子卒唯一貫者亦惟曾子也明道之静坐伊川之誠敬横渠之

學恭而安十五年不成朱子之造次顛沛未嘗少違威儀容止之則之數子者固已深自得之於聖道之大而其隨事精察篤實踐履惟恐有一失足一惰容之頃夫道固在是而豈必於高者遠者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記曰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　臣是以三復於斯焉

熹嘗訓子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

臣按古者教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蓋少成若天性凡所以陶養變化其氣質者不可不豫也自後為弟子之法廢手不習禮器目不覩禮容而長而成人欲其檢束收斂端莊凝重是責中人以下之材以自然合禮必不可得也熹又嘗謂工夫自小失了要補填實難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夫主敬之功徹上徹下誠可以該小學而至於有成人之道亦不可以復

退而為弟子然而無可補填必多所闕漏其用力
為益難矣所謂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也誠
莫若修明小學之教於曲禮內則少儀諸書務為
講明以俾其誦習雖其去古已遠禮容禮器多有
不可復見於當今者而因其文以求其義行其可
行者於日用出入之間則自其少小之時固已無
惰慢傾側之容而入大學後心存於誠敬無難矣
夫古者小學之教雖不耑於誦讀然力行而必學

文固以誦讀為非可緩者朱子嘗謂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户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而管氏書弟子職一篇或四言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朱子取以入小學蓋以其誦讀之易而便於童而習之也夫服以旌禮故必習威儀而習威儀必自小學始臣是以終及之

以上法服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四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五

卿大夫之孝

法言

易乾文言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臣按人之不誠尤易於言語見之不但修飾言辭出於偽為即言其所當言者而見之事有一毫之不稱即為不誠而無可居之業矣九三終日乾乾

夕惕若一言之發必歸諸實程頤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則雖先王之法言有不敢輕出諸口者而敢有非法之言乎

繫辭鳴鶴在隂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同縻）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臣按居其室為在隂之象出其言為鳴鶴之象千里之外應之為其子和之象應固和也和其善者

傅之四方為風動之具垂諸簡策而昭如日星和其不善者悖而出亦悖而入矣可不慎乎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蔡淵曰漸三所繫將叛者之辭也睽上所繫中心疑者之辭也臨二所繫吉人之辭也睽三所繫躁人之辭也中孚三所繫誣善之人之辭也節上所繫失其守者之辭也

臣按類萬物之情者莫備於易玩卦爻之辭而人情之見乎詞者大槩盡之矣然辭有六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吉一而已言之凶悔吝何其多也孟子詖淫邪遁一章詖類枝淫類游邪類慙遁類屈然則知言之道無他知易而已矣立言之道亦無他學易而已矣

書呂刑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臣按此雖主典獄而言然大較敬忌之至大公至

正純乎天德自然身無可擇之言若使德未至於是而惟其言之輙發鮮有不召尤禍者則固不若擇而後言之為無口過也

詩大雅板其二章曰辭之輯和也矣民之洽合也矣辭之懌悅也矣民之莫定也矣

朱子集傳曰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臣按古昔盛時君歌臣賡昌言交拜其所謀謨一

堂之上者播之天下而民皆悅從傳之後世而皆可為體要所謂言出而世為天下法者也自周之衰小人盈朝君子踈棄為諜不臧正論不聞緝緝幡幡者讒言也喋喋利口聽其言若可用用之輙敗事者巧言也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祇爭於毫末淺近刀筆筐篋之際而一不知國體者邇言也朝廷之上噂沓已極四海之勢羮沸已成詩人深知其不可救藥而猶有屬望之心焉曰辭之輯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大較勸其言必稱先王之道庶不咈乎天理之正深快乎人心之公而民之渙者可洽亂者可定也然則任卿大夫之責者誠當三復乎此而無使出話一有不然以貽禍於國家其可矣

抑篇名其五章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六章曰無易由言無曰茍矣莫捫朕舌捫持也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言不可逝放也矣

孔頴達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孝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

臣按武公之致謹於言者如此其知禍之門耶其深有憂患耶孔子入周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既讀其文也而謂弟子曰此言實而中情而性三復白圭與銘意絶類然武公耄年聞道實有得於戒慎恐懼之旨而非徒欲執

雖内藏爲近於老氏之學也

禮記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臣按鄭國僑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蓋古之君子居其位則職思其憂先事而謀之不俟吾君之臨朝而問而不知所對也臨事而復揆度審處之又不以習之已熟謀之素定而卒

然輕發貽不可追之悔也夫然將兢兢業業日夜勤於其職之不暇而暇言其他乎古之君子志效一官而不顧遷即老於其官而猶不自為能良以此也自後世人臣受若職怠若事無不可處之官無不能勝之任一身而遍歷諸曹一歲而遷轉數秩假令上農而欲藝十夫之田其亦不至化為汙萊不止矣臣又以知古者大夫與士肄葢必言其遠者大者夫自公卿之任以至於監當筦庫之職

士君子治之莫不有體處之莫不有道若徒理文書行條例而已則委之一吏而足亦何必大夫與士循循焉肄之哉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臣按此所以尊朝廷而重禮也即何獨在朝君子何有一非禮之言乎

臣又按集說朝廷之上凡所當言皆禮也則在朝正是當言之地而特無出位即無越禮非有取乎

慎重寡言也孔子居鄉黨恂恂如不能言而在朝
廷則便便言唯謹可以為萬世法矣
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
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
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臣按鄭註此博陳燕見言語之儀大較士君子與
人言問貴賤長幼各言其所當盡者務納之於
善而不使陷於不義南蒯筮遇坤之比以為大吉

子服惠伯告以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而蜀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蓋皆可為知禮者也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太叔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

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伯有所賦詩鄭伯無其實而公怨之以為賔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以譏刺故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草蟲詩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襄公二十七年

臣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當燕饗之禮成而賦詩相寵不特合歡而綴淫亦可因言而覿其志之何如春秋賢士大夫博學好古善辭令風流吐納一本於先王之教於此可以想見常怪自是以後其

風遂不可復作士大夫羣居或酣宴終日言不及義即席酬贈皆自為倡和而三百篇之旨遂罕有反覆而諷咏之者竊謂士君子相見誠宜復宏此風可以見志可以慎辭可以道古蓋法言之一也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子集註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臣按詩書禮皆先王之法言也古人之詩吟咏性

情造端感物大都在人倫之際邇之事父遠之事
君乃其大者所遭雖有不同要以温柔敦厚者將
其愛敬於尊親如趙孟欲鄭之七子賦詩以觀其
志見前則古卿大夫不達於詩者少矣況聖人乎書
雖下逮魯秦而典謨誓誥唐虞三代之政事不肅
而成不嚴而治者存焉執政與從政者所宜早夜
誦說以措施於民者也禮自家庭之間肅肅悚悚
拜伏擎跪大而至於宗廟郊社配天配帝皆有節

文所當講習者也先王之敎春秋禮樂冬夏詩書此言詩書執禮者詩即樂章行禮亦必用樂也他如易象春秋或掌於太卜或藏於史官有不得而雅言者矣後世之詩淫於風雲月露拘於對偶聲律適以啟人邪僻之志其於謀國秉均則以陳説唐虞三代為泥古以畀之無甚高論為通今而吉凶之事則野於禮而無稽淫於俗而莫反所謂邦之司直者其必有以正之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臣按不語怪而後世如鄒衍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俱為聖人之所必斥矣不語力亂則凡孫吳之術縱横權譎之言在所必誅矣不語神則凡神仙不死因果報應虛無幻妄之談尤不得以惑世誣民矣自言曰言答述曰語夫子不惟不自言之

而已即人有問者而亦不語及之此可見聖人為世道人心計慮之遠而憂之深也春秋之書紀災異紀戰爭紀篡亂獨非語乎臣謂此正不語之指也春秋於非常事必書此可見怪力亂之必不可以或有也於易論鬼神亦不語之指也夫子知後世必有假鬼神之說以惑世誣民者矣故於易一論其理以曉世人之惑然終非其得已也故答子路之問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終不欲語世人之所不知者以愚世人也夫鬼神之説最易以溺人左邱明賢者也而其書輒言鬼神不置且涉於怪矣而况後之學者乎

畏聖人之言

臣按聖人之言遠而三才萬物之理近而切於人倫日用之間廣大悉備昌黎韓愈所謂道莫大於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者是也君子得志則

行其言斟酌損益以成一代之治不得志則言其言删定修明以俟之將來雖以孔子之聖不敢自居於作者誠畏之也悲夫三代而後不知而作者何其妄耶是皆侮聖言者也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之澤向衰而未至於滅裂然夫子已憂其漸矣故删詩書繫易正禮樂作春秋以一後世之耳目心志而尤恐其入於異端也尤

慮後世之必有述也反復而斥言之抑亦似先覺者至戰國時而其禍烈矣微孟氏則邪說横議誠若洪水之横流而民其魚也夫人邪正之辨在義利而已矣儀衍利也申商利也白圭李悝利也其禍仁義猶顯老氏言清静言無欲亦利也故一變而爲楊之爲我墨子之摩頂放踵亦利也之二氏者其禍仁義尤微而不可破矣孟子七篇之中其綱領在分别義利史遷作傳獨叙其見梁惠王語

而歎以為利誠亂之始也邇亦知言哉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朱子集註曰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子集註曰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朱熹或問曰張子呂氏四辭之別如何曰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則必為遁辭以自觧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為楊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為盜

臣按告子知守其心而不知性故其論性第以其能知覺運動者而言直欲混善惡而外仁義既乃自知其說之窮猶內仁而外義此其不得於言不

得於心之根正以其平日無集義之功而其不動心之速亦即所謂直提頓悟而無階級漸次之可言者此所以陷於異端而孟子不得不為之辨也後世西江之學全類此然彼亦固知義之不可以為外而益精其説矣謂義固在内讀書求義理正是義外又謂義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飲水飲湯之類若待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此又仍以佛氏不得擬議不落思惟者為義其

內義尤足以禍義也孟子之所謂集者正以其萬物皆備於我無一非內者故其養氣一以知言為先必求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因四辭之失以窮其心因四辭之根於心以推之政事言雖在外而得之於心則皆內也若不讀書不求義理以為內則視天下之物無一非外者而義仍在外矣彼固諱其為告子而終不出乎告子也然則告子者固異學之首禍歟

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按堯舜之道見於二典三謨乃先王法言之最大者非是不敢陳猶言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他日見滕世子而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言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孟子由私淑子思以接孔曾之傳故其言之真切如此由其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若此經本注所云

非禮法之言則虧孝道故不敢也經曰資父事君而敬同蓋以非法不言為敬大於磬踞曲拳之迹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朱子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已墨子尚檢惡樂所以説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澹泊枯

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説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佛氏之言道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其害尤甚

臣按先儒胡氏以為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然則兩家之說已行於春秋時而特至戰國時而益熾聖王不作而横議生歐陽修所謂乘間而入者也楊學於老故莊周之書皆稱之佛氏之初如不愛其身以濟衆生之說固近於墨然朱子以為此說最淺非其深處蓋其學亦仍是楊氏所以其徒後皆竊莊老之說以附之而其說益

以精矣彌近理而大亂真雖其害甚於楊墨而實
楊墨之學有以驅天下而為之倡也孟子七篇之
中反覆闢告子闢楊墨而佛氏晚入中國卒兼其
說以禍天下人心之難正如此可勝歎哉
臣又按自老子有道德經而後諸子家大概宗之
法家則有商韓慎到之屬名家則有尹文子鄧析
之屬旁出而為縱橫家則鬼谷子書授之儀秦所
為翕張闔闢之幾者皆老氏之指也孟子之薄管

仲闢名法也斥妄婦闢縱横也雖絶之猶未數數然而獨於楊墨反覆力辨欲盡根株痛斷者蓋楊氏親有聞於老氏道德之指列莊皆學其學則其說之熵惑於無窮者固已可見而墨子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為說稱堯稱禹稱周公一依經據禮若非法不言者故其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胡非子之墨而韓愈亦以為與孔子相為用茍非孟子力闢其

為二本為無父孰知其似是而非為人道之禍也

晁氏又云墨翟戰國時人而晏子春秋則柳氏以為墨子之徒為之非晏子為墨也與胡氏說異兩存之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朱子集註曰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

臣按此見好辯本非聖賢之心而與之辯正所以

厚望其歸也然逃者真知其說之非而逃之惟恐不速斯固可受也若理屈詞窮而輾轉竊附君子甚惡乎其相亂也如佛氏齋戒之學一變而為義學則似歸楊再變而為禪學則似歸儒豈惟入吾儒竟能招吾儒以歸之政如善用兵者險變百出能以屢遁取勝甚可畏也然則如之何孟子言之矣曰知其所窮者是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臣按聖人之言明白顯易如粟米麻絲之不可暫離而愚夫婦皆可得而知之蓋道勝則其言質也索隱行怪之徒侈其譸張雄誕之説茫乎不知其畔其實乃皆儒者之所知而不欲言者而彼獨文之如此道不勝則其言枝也孟子善言之論為天下後世之立言者慮至深切矣

公孫鞅好刑名之學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説以富國强兵之術公大悦與議國事卒定變法之令

顔師古曰劉向别録云申子學好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説者曰刑家名名家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説非劉原父曰刑名即并學兩家術耳

申不害學黄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富兵强

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

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

臣按刑名家本於黃老蓋老氏之學全類黃帝漢藝文志黃帝君臣十篇注云與老子相似而太公兵法引黃帝語如日中不彗是為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此政老氏之指朱子曰老子之學最忍

閒時似虛無卑弱發出吏支吾不得故世之用兵
筭數刑名多本於老氏觀此則自漢以前亦好言
黄老而不言老莊誠有以也老子之學一衍而為
莊周則其説較佚宕而與老子收斂者異矣故黄
老合而為刑名為清静猶足以理其國老莊合而
為清談為佛之義學禪學以流禍於無窮此誠異
學源流之辨不可不審也

陸生時時前稱説詩書帝駡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

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為新語

臣按詩書之文乃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所以

為治之本與其具莫不畢載得之則前世所以盛失之則後世所以衰聖人定之為經以治萬世者也秦惟無道燔棄詩書滅絶仁義不旋踵而禍亡鄉使高帝鑒秦之失力行先王之道表章六經其時去古未遠詩書之文尚有能稱説之者豈待數世之後其書始稍稍出而漢治之盛不其復古哉惜乎帝不悦學不喜儒而陸賈猶能於其前説詩書不奪其所守新語之成雖帝亦為稱善可謂能

正學以言而非曲學以阿世者矣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漢初承六國之敝諸子百家殊方異趣亂聖人之宗後六藝乃稍稍出雖不盡為完書而收拾

殘缺各自為家遞相祖述而先王之教以復明不可謂非諸經師之功也仲舒之學精於春秋公羊先時公羊五傳而至胡母子都始著之竹帛至仲舒以公羊顯穀梁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亦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左氏初出張蒼家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後劉歆好之欲立之學移書太常與諸儒爭然賴其言至建武中卒立也易自商瞿子木受之孔子五傳至齊田何何三

傳而分為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莱費氏之學凡三家之學田氏始最盛而後則費氏大興鄭康成王弼之註所起也尚書伏生作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生因有歐陽之學張又授夏侯都尉後因有大小夏侯之學至武帝時孔氏古文尚書出則安國以與伏傳相校合成五十八篇蓋尚書之傳始藉伏生而後有安國也申公受

詩浮邱伯為魯詩轅固生傳詩為齊詩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而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後九江謝曼卿又為之傳東海衛敬仲受學曼卿為之序則後之言詩者咸主毛也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李氏得周官獻之河間獻王為周禮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劉向校經籍因第而叙之而又得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大戴記戴勝

又刪之為小戴記今大學中庸二書徵戴氏幾逸也獨言樂則漢初僅有制氏孝文時有竇公後河間獻王與諸儒作樂記而劉向校書別得樂記互異其道益微則以樂主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自無遺法而非諸儒之失也夫以秦燔書籍而漢興自高帝至文景皆未能表章絶業諸儒區區抱其遺經講論不衰其弟子咸守其師說有開闢而無背叛自是名家者愈多而其源流咸可考而知

如小宗大宗之不可亂也由今思之秦漢之際一斯文絶續之會也藉使諸賢扶微繼絶之志一有未力則先王之言塗地無餘後雖有馬融賈逵二鄭何休服虔王弼之徒亦孰從而為之箋釋訓詁而有宗諸大儒亦奚以集衆説之長而考其歸哉故嘗論經學之相際有三焉田何焦贛費直伏生孔安國轅固申韓毛萇仲舒賈誼向歆高堂生后蒼大小戴之屬一際也馬鄭之徒以至唐之孔賈

一際也終以二程張子之討論折衷而朱子為集其大成焉則為際之大者而直與六經相接矣夫表章六經始自漢武而昌言於朝獨一仲舒仲舒學以春秋顯而其立言醇粹蓋深有得於六藝者宜伊川稱其度越諸子也
劉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
臣按聖賢之言主於輔世立教非無為而作也匡

老反辯復孟以視夫發墨守起膏肓鍼痼疾者其於輔世立教蓋有本末之異矣惜乎其書之不傳也

張昭傳權孫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

臣按畯嘗著孝經傳傳於世其誦仲尼居亦非苟然者當謂一經之大旨備於首章耳如昭所誦以

對君問則為知要云

晉傅休奕少時避難河内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休奕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咸字長虞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

純嘗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

臣按傅咸作七經詩今所存者孝經論語毛詩周易周官左傳六詩耳詩各分二章惟周易止存一章其孝經詩一章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一作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二章曰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争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有功於孔曾也大矣休奕之數十萬言歸於

崇正道而塞異端宜其有令子爲繼述也

束皙補亡詩序曰皙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南陔云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飡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

隆敬薄惟禽之似朂增爾虔以介丕祉白華云白華朱蕚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元足在邱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玷同)辱

夏侯湛作周詩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

鷄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

臣按晳詩六篇皆具今特取南陔白華者詩小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故止録此二篇詳湛叙亦當有六篇今所存一篇當是南陔之辭也故録之按世説湛作周詩成示潘岳岳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見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岳之乾没不止隕身辱親其言豈敢荒寧一日三省者與所行相刺謬故弗録也又補亡續亡皆

以翼經不愧法言而家風祖德自劾戒子孫之類及家訓家誡所述止一身一家弗録可也故夏侯湛有昆弟誥亦弗録

齊獻王攸為太子太傅嘗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覲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爰立太子尊以宏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成周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内以親親立

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蠢靡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强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閣

臣按攸獻箴援引史傳理闕孝慈其言痛心刺骨聞者足戒他如張華女史之類亦以箴時政之失獨存此箴以見所係尤重有父之尊有君之親者所當三復攸身為儲傅又合於百官官箴王闕之義誠遵法之言也

何晏與夏侯元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俗不可復制焉

臣按宴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其說之放曠如此由是士大夫效之皆以浮誕為美廢弛職業以亡其國范甯以為其罪浮於桀紂者良然也時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弊惜乎其意為已勤矣而未及舉聖人之道以告之也夫彼糟粕六經則表章六經彼幽沈仁義則講明仁義斯

有無之說皆舉矣如僅以有言也則固未有以勝夫無之說也

臣又按佛自漢明時入中國其教猶未盛自魏晉閒學士大夫侈談莊老而佛書日益出其言亦皆莊老也大抵皆其時文士助之撰集自立講師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及達摩東來又掃而為禪學然朱子以為其始也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黙證之

而已夫毆老莊而歸佛空講義而為禪皆清談使
然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晏等之罪可勝誅哉
王導以江頁李充為丞相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
學箴以為老子云絶仁棄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絶
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懷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將
寄責於聖人而遣累乎陳迹也凡人見形者衆及道者
鮮逐迹愈篤離本愈遠故作學箴以祛其蔽曰名之攸
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

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臣按正始能言之流波蕩一時惟羊祜最先惡之以爲敗俗傷化渡江以後其風未息則陶侃尤深嫉之謂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二公功業卓卓良由所見者篤不回於時也充以一掾慨然有箴時之言倘所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耶然味充之言猶右老子也

延篤傳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

孝之辨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如欲分其大較體而明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仁以枝葉扶踈為大孝以心體本

根爲先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則互以爲稱或仁或孝隨其所稱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以仁紀德以孝稱賢各自爲目不能總兼其美也

臣按此亦論語孝弟爲仁之本之義疏也前乎濂洛關閩者尚遠而篤著論於聖賢之微言大義多所發明而又引經文以啟有子之言可以知其尊信之至矣

北史侍御史李諤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

上遂成風俗江右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竒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舉世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誦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虚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章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臣按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韻之文固文之著者韓愈言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詩皆有韻者也詞賦蓋亦風雅之遺然其感物造端托喻連類以道其忠君愛親之情故為不悖於先王之法言也及齊梁諸人為之衹以供獻諛導淫之具而建安黄初之體且為聽之恐卧之古音矣況於上焉者乎然則別裁偽體軌於典則亦卿大夫之責矣

唐韓愈原道篇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
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
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
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
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得
其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
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

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説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臣按釋氏自達磨東來一花五葉隻履西歸其神怪既足以衒流俗而其宗旨以淨智妙圓體自空寂爲言一掃從前義理而務反求黙證之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於是其說重深極妙而非復如佛之始来者不過清虚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故嘗論之以爲禪學之所以盛者非禪者能然而皆儒者之爲之也傅奕言於太宗曰佛入

中國娥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蓋唐人取經至京使僧人翻譯必使文士潤色如心經後註元奘譯于志寧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等潤色潤色者羣集寺中其為佛某為阿難設為問答一改再改取莊列之言更加幻杳而止然其所攘者莊老也猶未敢顯然以周孔之言佐之也而沈溺既久恣無忌憚至有宋而益不可制矣如蘇轍註老子後序曰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盖中者佛性之異名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其說一出輒極贊之以為奇特而一時程門高弟如呂大臨之論未發游酢之論歸仁楊時之從僧常總問性善謝良佐之言知覺皆不能篤於其師說以入於禪僧杲黠者也窺吾儒之意已動而易入也則語楊之門人張九成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開

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不恨矣杲之學惟主無事省縁静坐體究每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故其語張如此自此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視蘇氏之顯然以儒佛為同者其機尤工而隱矣至陸九淵闢釋氏以為自私自利而其學以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窮究磨煉一朝自省亦禪學也其弟子如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誠鏡中之見楊慈湖雙明閣上扇

訟之證夜中黑幕脫去之悟一禪機也葢南渡以前士大夫之好佛也顯不諱其為佛南渡以後士大夫之好佛也譎諱其為佛而陰主之主之既久而亦終不可掩也故西江之學禪機最深離合出入之間使人不覺而其徒則顯然逗露矣嗚呼為釋氏之徒者恐其說之壞常欲附於吾儒至於呵佛罵祖以巧護其說而儒之入於釋者亦恐其說之壞至於改頭換面以自亂其宗幸而有大賢出

排之甚力然而如傅奕韓愈闢之於儒佛判然之日其勢已艱有宋諸大儒闢之於儒佛混一日其艱不更甚而其勢不更急哉然而周惇頤言誠程頤言敬張載言禮朱熹言涵養致知力行皆直揭聖學之統宗刊落異端之紕繆如河海之有源委也如日月之嚴於天而螢爝之光息也千有餘年之間聖人之傳得以復明雖於釋氏不能人其人火其書而其人不至於入吾儒其書不至於入吾

書矣有明之初師無異教家無異說曹端薛瑄胡居仁以理學顯皆循循蹈法先王之言服膺程朱之說陳獻章江門之學一倡而禪學興矣自程敏政道一編出而儒釋又混矣至王守仁起而其說乃大盛其指一陸氏也然終賴程朱之說具在可因是以得先王之教故一時後先起而闢之者有章懋羅欽順呂原魏校崔銑顧憲成馮從吾高攀龍諸君子而王氏之學訖不能相勝云

韋處厚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

臣按法言之稱見於經而揚雄用法以應當世之問故名其書法言韋路二子掇六經之粹要以進御覽亦曰法言其為不悖於先聖一揆也

薛放穆宗為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命帝嘗問朕嘗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

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宮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明皇為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

臣按放知史非經比使人主先經後史學問為有根柢矣論語六經之菁華亦程朱以前僅有之說

也人知孝慈氣感和樂故乃仰前規於漢室稽祖訓於石臺聖教王章闡揚斯極法莫大焉

宋真宗時天書封禪事將起帝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由此意决

臣按真宗恥於澶淵之盟而惑王欽若之說欲託符瑞以誇示天下河圖洛書神道設教欽若方言之而鎬言乃與之合其亦有所受之矣嗣後陳堯

叟陳彭年丁謂之徒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符瑞矣史稱鎬不測上旨而漫應云爾者恐未必然臣竊有感於張禹之畏王根也而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聖人罕言命不語怪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漢成由此不疑王氏周天元周主之贇將立五后也博士何妥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悦此二人者皆引經義以成其佞與欽若鎬皆可謂之侮聖人之言孝經

所謂非聖者無法正此等也善乎槐里令朱雲之上書斥言禹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小宗伯辛彦之之對天元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與夫待制孫奭之言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庶幾於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者乎

朱熹近思録序曰淳熙乙未之夏東莱吕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

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麤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

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臣按周程張子之書其開闢聖言大醇而無小疵者也而熹復掇其要者為近思錄欲學者由此以求諸四君子之全書而東萊呂祖謙復序其意謂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躐等陵節流於空虛無所據依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蓋由熹之意將使學者言行滿天下而無擇言過

行由祖謙之意惟恐學者之入於非法非道其義

文相發也

朱熹名臣言行録序曰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汩於虚浮怪誕之説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書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臣按名臣言行録前後集共載九十有六人始於

趙普終於陳師道所録格言懿行蓋詳而要矣跡熹之用心深欲補稗世教以救虚浮怪誕之失蓋與近思録一書相表裏云

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黙以欺吾君乎

臣按熹在孝光寧三朝疏凡數十上切劘時政不忌諱屈撓而其旨要在於格君心不徒人適政間

也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即孟子所謂非堯舜之道不陳也熹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蓋自漢之馬鄭唐之賈孔之徒各以其師說解經而未粹然一歸於正周惇頤始為太極圖通書以言易程頤於易詩書春秋有傳有說至熹則尤詳易有本義有啟蒙書有說有書古經及序詩集傳有詩序辨說禮有經傳通解集傳

集註有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集義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刋誤蓋先王之法言自此大顯而後世其永賴之矣

馮椅曰左傳云仲尼曰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顔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語之

臣按聖人之言仁罕矣獨其告顔子仲弓者約而盡先儒以為此二章乾坤之義備焉而要皆古語

非別有所指授也聖人一話一言必則古昔稱先王而於其言之粹者尤不啻己言之而心得之而即以為教如此也夫六經皆夫子之所手定而其出於夫子之作者蓋亦僅矣於易繫以十翼要亦解經而不可以為作春秋一筆一削則皆魯史之舊文也論語一書聖人之言甚詳特門弟子之所記而亦非聖人之作也天下萬世仰夫子之言炳炳麟麟光於日星永於金石而夫子亦惟明先王

之道言先王之言而已終身以述者自處也經曰非法言不言謂夫子之自道可也抑臣感於此而又有以知夫先王之教之深也曾鞏有言曰至治之一教化既成道德一而風俗同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相去千餘載作者非一人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由今思之即何獨詩書哉克己復禮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不知何人之語而其所發明即唐虞以来神聖之授受豈復過此哉蓋自後世異端之學最惲言理此不獨言理而直示之禮初無有直提本心虛靈知覺之可以為仁也異學常惺惺法亦似敬以直内此云出門承事云賓祭仍然敬義夾持内外交養初無有無寸之尺無星之秤之可以為敬也斯二語者言簡理至而已逸其人蓋亦非獨其人之能為是語而先王之時學者無異教異

說雖其所得淺深之不同而其指趣則一而已矣古詩自三百篇而外逸者猶皆可傳而民謠輿誦嘗有至理與聖賢之言相發明况學者之言乎臣是以益知先王之教之深而必無有不言其言者也道德衰而辭說繁其在春秋之世乎其諸索隱行怪之徒始之與

臣又按讀論語一書不特可以識聖人之言又可以見門弟子之記聖言者簡重而有體也先儒以

為出於曾子有子子夏之徒所記蓋皆得於聖人之深者其序次聖言謹嚴爾雅絕有體要令其書煌煌乎與六經相為表裏發明矣孟氏之書亦非其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耳今七篇者是也臣竊惧夫後之學者之僅知記其師之說而不知所以傳世而行遠也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固言語自然之節必不可以已也所謂辭達而已者亦謂其辭則然而

非方言里語亦可以為辭也自夫子沒千有餘年得程朱而道益大顯其言無不可以羽翼聖經發皇幽渺而獨其弟子無有能整齊比屬使有文章倫理便於誦讀而尋繹者也此固尊信其師之深親承其謦欬不敢有一毫增損恐不得其真而獨不知其不可以傳世而行遠也夫程朱之書其所自著雖其小小題叙亦皆有法度不獨書疏劄子而已傳世行遠亦足與六經表裏發明而獨其平

日之言記自弟子者方言里語隨得輒録此誠未成之書而不無有待於後者也抑尤有不可者弟子之尊其師說曰語録佛氏之書亦曰語録夫左氏有國語夫子論語有齊魯兩家亦有家語語録之稱雖於義無害然而釋氏之書始亦諱其不文而嘗取莊老之書以文之矣後枝分派别其說益繁而不能文焉又其問答所叅即事指喝本屬不經故直録其語不加剪截獨恠儒者服聖教言聖

言而其書一如釋氏之書無為也自諸儒語録感行與佛書交雜其言之無文同其書之義例同要為以儒而入於釋之漸不可不慎也昔揚雄作太元擬經法言擬論語王通著文中子亦擬經學者非之令程朱之説非雄通比也學者誠不能及曾子有子子夏而豈必出萬章公孫丑下哉盍齊比屬以次於六經語孟之後而凡諸儒之言之足以羽翼發明者率倣此義例以成書而姑置其語録

之名若此者所以傳世而行遠也臣是以備論之

以上法言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五